

三个十年的“双赢”

陈平原

不久前,王德威担纲新一期北大“大学堂”顶尖学者讲座计划,同时,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讲席教授。那天,聘任仪式与讲座首讲合一,在燕园举行。

这个“文学可以思想”系列讲座,我其实早有耳闻。2013年8月,日本爱知大学黄英哲教授主持国际会议,见缝插针,让藤井省三、王德威和我做一个三人谈(日本人称为“鼎谈”),题为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》。神户大学副教授滨田麻矢等负责翻译,整理成文后刊出。那次对话的结尾部分,要求各讲讲述接下来的研究计划。王德威介绍了刚完成英文书《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》,以及正在替哈佛大学出版社编哈佛版的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,还有就是开始关注“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话问题”。

王德威的研究策略,历来既高屋建瓴,又步步为营,已经规划好且说出来的,肯定能做到,且结局完美。近年不断听到他在世界各地讲学的消息,众多讲座中,隐隐约约,不时顽强地冒出若干题目,我一听就知道属于这个系列——借助“20世纪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话”的历史经验,重建中国文论精神。这位兼治比较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专家,四十年来,他的所有研究,历史描述、文本辨析、中外比较、理论探索,几条主线互相缠绕,编织推进,此起彼伏,一往无前。这回的北大系列讲座,王德威很重视,我也十分期待。

回到受聘北大客座讲席教授的话题。好多好多年前,我就提议北大中文系为王德威申请长江学者讲座教授,可惜被复旦捷足先登了。这回的聘请成功,我很得意,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

因此,我要略为显摆显摆,讲述这个“请王”的故事。我记得很清楚,2023年2月9日那晚——不记得为何吃饭,只记得席间中文系主任杜晓勤说北大出台新政策,可以聘请国际著名学者为“非全职教师”。此前他跟我商量过聘请王德威,全职的,我一口回绝,说不可能;这回说“非全职”,那可以考虑。我说,酒席上的话不算数,你若真想做,回家给我发短信,白纸黑字,那样才有诚意。回家后,他马上给我转来《北京大学非全职教师聘任管理办法(试行)》,且信誓旦旦,真想推进此事。于是,我马上着手联系王德威,说服他接受北大的聘约。中间



沃土(纸本设色) 张培成

诸多波折,就不说了。从2023年2月商谈此事,到2024年9月24日看到校长签名的正式聘书,一年半时间里,走走停停,总算做成了一件事,我很高兴,感谢各方协力。

为什么我这么看重王德威的加盟?在两岸三地人文学界(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),王德威的影响极大。除了双语写作,学问好,出版多,乐于助人,善于演说,还得上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头衔的加持。我本人以及北大中文系曾得到他不少帮助,如出版著作、邀请讲学、合办会议等,还有北大中文系好多学生到哈佛读学位或合作培养,都得益于他的鼎力支持。

我与他的个人交往,

始于1992年9月,说得这么笃定,那是因我收藏了王德威惠赠的二十种中英文著作,最早的两册《从刘鹗到王赓和》和《阅读当代小说》,书前均题签“陈平原教授指正,王德威敬赠,九二年九月”。记得我回赠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《干古文人侠客梦——武侠小说类型研究》,于是有了该书1995年的麦田繁体字版。

虽酝酿多时,但王德威引起大陆读者的普遍关注,只能从1998年算起。那年6月他应邀来北大中文系讲学,9月北京三联书店刊行《想像中国的方法:历史·小说·叙事》,10月台北麦田出版公司推出《如何现代,怎样文学?——十九、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》,作为成熟的批评家及文学史家,王德威这才真正走到聚光灯下。

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,邀请国外学者讲学,还是很不容易的事。1998年6月18—27日王德威应邀访问北大,我是具体操办者,按规定必须给北大外事处提交总结报告。几年前备课翻阅《想像中国的方法:历史·

9月9日报庆那天,报社向几位捐赠者颁发证书。一位朋友刚刚拿好证书,立刻又捐出一件。它,是一册《神龛记》。

这本小册子很薄,仅62页。作者张友鸾,新民报上海社1950年9月出版。

检1950年《上海新民报·晚刊》,不得而知,这是一部连载小说——

7月12日,《新民报》副刊《晚会》上刊出一条预告:题为《下一篇连载小说神龛记》。预告说小说“写一个小城市的小商人在自觉改造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周折”,17日,《神龛记》开始连载,署“布衣”。8月20日,连载毕。

9月15日,《新民报》就用“编者按”的方式告知读者:“张友鸾先生(笔名布衣)写的神龛记,一般批评都很好,已由本社发行单行本,每本售价两千元,本报发行部有售。”次日起,又刊发数次售书广告,有一天,广告甚至放到了报头边上的报眼位置。为什么如此重视呢?据老报人沈毓刚回忆,张友鸾是“承夏衍之命”创作这部小说的。

说“一般批评很好”,并非自夸。9月15日,《新民报》转载了市税务局《税工生活》的一篇稿子,表扬《神龛记》,文章说:“这篇小说不单是教育一般商人,同时对我们税工人员,也作了一个很好的启示”,“特介绍于本局同志”。有意思的是,新民百年报史馆入藏的这本《神龛记》,正是原上海市税务局北区分局第三稽征处的藏书。

因为复行重视,《神龛记》马上被改编成电影剧本,过了半年,就准备拍了。据1951年3月4日的《文汇报》报道:香港大光明影片公司迁沪,并将《神龛记》作为迁沪第一片,导演为陶金。

但是,历史是复杂的。没多久,《神龛记》剧本被《文艺报》《文汇报》等批判为“为资产阶级作宣传”,电影据说已经拍得差不多了,却无疾而终。

也因此,《神龛记》后来没再版过,知道的人也不多。但总有人记得。张友鸾1990年逝世后,翻译家杨宪益撰写了一副挽联:

故人已骑黄鹄去,
神龛今见布衣归。

写小说,张友鸾是高手。早在1930

年,他就用笔名“悠然”发表了章回小说处女作《白门秋柳记》。虽然《神龛记》被批,但并没有影响张友鸾写连载。1951年8月起,在上海《新民报》连载反特小说《何太太的堡垒》,署“牛布衣”;11月起,反映“三反”的小说《市长信箱》在《南京人报》连载,一个月后改名《火热的斗争》,署“张旗”;1956年,在上海《新民报》陆续连载小说《十五贯》《魔合罗》《赛霸王》《杏花庄》《鲁斋郎》《救风尘》等,署“草厂”。

这以后,张友鸾和《新民晚报》一样,都经历了历史的动荡。直到1981年,新民晚报准备复刊。赵超构马上想到了张友鸾,请他出山写连载。5月31日,张给赵复信说:“八十老翁,写连载小说,实在大可笑人。但报纸复刊,合当献礼;重以囑望殷切,鼓励备至,遂不辞谢陋,决定摇笔一试。”1982年1月1日,《新民晚报》复刊,第一部连载小说正是张友鸾(署“草厂”)写的《清风楼》,说的是杨家将的故事,由颜梅华配图。

当然,张友鸾的贡献,岂止在连载。在名满报坛的新民“三张一起”中,他资格最老,威望最高。在圈内,都称他“大先生”。1929年9月9日,《新民报》创刊,由创始人之一刘正华兼任总编辑,但他因在中央社任职,无法分身。到年底,便请张友鸾出任总编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张友鸾是《新民报》的首任专职总编辑。是张友鸾,确立了《新民报》的读者对象、编辑方针和编排风格。1937年,《新民报》迁往重庆,张友鸾重新加入,直至抗战胜利。又是张友鸾,主张《新民报》由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。这一改,直到今天。张友鸾做的新闻标题,更是脍炙人口,流传至今,如“前方吃紧,后方紧吃”“国府门前钟声响,声声请出兵”“西风紧,战袍单,征人身上寒”……

1989年秋,《新民晚报》创刊60周年之际,张友鸾因脑血管病已数年无法提笔写书,口述了一篇长文,表达了他对《新民晚报》的深情:“我转业到出版社,可是心里总装着新民报”,“我虽不能与新民报长相随,但愿做到‘有始有终’。始者,为新民报的开创出了一份力;终者,为新民报写下我一生中最后一个字”。读之令人动容。



桂枝香·米兰花
如珠玉粒,好一派丰收,玲珑星集。欲问秋光几许?正枝头滴。清商漫起斜阳里,暗生香、精魂谁惜?碧天如水,月明云淡,露凝心迹。

念过往、怡神动魄。虽窗外霜寒,元气长溢。总是闲情淑态,笑对朝夕。眉间荣辱随风去,任韶华流到春痕。一身黄蕊,朝开晚放,碧园芳席。

十一月花语

徐子芳



小重山·木芙蓉花
牵出秋光满树花。南山风暖后,散清嘉。芳馨袅袅走龙蛇。斜阳里,独步竟豪奢。

仙子落谁家?株株香色艳,挽天霞。扬清寒露净尘沙。凝望久,丽质当自嗟。

【注】①当自嗟:林黛玉咏木芙蓉诗句:“莫怨东风当自嗟。”

圣三一堂的尖塔与汇丰银行的铜狮,守望着浦东那一岸充满生机的摩天大楼,大楼的灯光在黄浦江未来的岸边呼吸着。十九世纪中叶的耶稣会土山湾孤儿院里,一群男孩着洁净的罩衫,自豪地挺直脊梁准备合影,就像中国航海博物馆里探险家郑和的宝船,以及在淮海中路宋庆龄纪念馆里的豪华轿车一样,沉静而自豪。身穿蓝色校服的学生们在学校操场上晨练,他们伸展双臂,丈量着彼此之间的距离。忽然,三毛从我们身边掠过,指尖轻轻划过张乐平故居的竹篱笆,化作一阵被秋日法国梧桐卷起的旋风,消失在法租界那风轻叶舞、斑驳如梦的林荫道上。

每天清晨,当我从卧室阳台凝望对面的阮玲玉故居时,脑子里总是会浮现她在《神女》结尾处那张备受煎熬的脸庞,每每这时,我的目光会移向后面那幢摩天楼。

上海是一座大都会,在同一个画面里能同时捕捉到过去与当下的多重视角,甚至能隐约窥见未来。人们需要做的只是登上和平饭店的露台,远眺外滩,同时不要忽略身旁的屋顶。

我初抵达的那个傍晚,最先打动我的是寂静(在欧洲,电动车仍属少数)。夜幕降临,我离开酒店,在蝶园中开始第一次散步,我张开双臂深深呼吸。安全!对一个欧洲人而言,在上海体会到的这种安全感或许是最美好的感受。

在随后的日子里,这座城市渐次展露真容,如同旅行前辈们所描绘的那样:开发、包容、舒适,一切皆为市民的体感和功能而设。城市与市民一同运转,井然有序、从容无虞。

就在那时,一个问题浮现并始终萦绕我心:这座城市是回应既有的概念,还是创造新的概念?商业之城、租界之城、政治之城、科技之城、未来之城——时间,让这些维度相互连接。而我始终相信,我们居住在城市和房屋中,如同我们栖息于自己的思想中。我倾向于认为,所谓“上海性”是自发形成的,源自这座城市独特的地缘战略性质。与此同时,上海又有某种非自然产生而是清晰规划的秩序——一切和平共处,如同一首和谐的乐章。

对于踏入上海的欧洲人而言,第一要务是挣脱西方加诸中国的陈词和偏见。唯有如此,才能沉浸于这座诱人的陌生城市中,在寻访中揭开那一层层叠加着古今气息的文明符号。当他穿梭于街巷,探访博物馆,回应市民的善意时,没有任何束缚会阻碍他的脚步。这座千面之城所表现出的真诚恰是它最令人卸防的魅力所在。

我和同样受邀驻留上海两个月的七位作

家分享了彼此的感受,我们都感受到了“宾至如归”。在整个逗留期间,我们都在问自己:为什么?我的答案是,我之所以感觉宾至如归是因为我能在这座城市里自由地迷失自己。

于是,种种人物——真实的、重塑的,或全然虚构的——纷纷跃入眼前。在作家的眼中,上海呈现出一种多元中和的和谐,是和而不同的鲜活证据。或许,这正是所谓“海派气质”的根源,无论工作还是休闲中的坚实结构;与外来者共担契约与责任精神,怀抱才华和雄心共同发展。

作为一个实验平台,城市的味觉在餐桌上尽情显露,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一一呈现,却又带着不容混淆的当地印记。

就这样,一次又一次的探寻,一个又一个的启示,一场又一场投射,我从上海带走的唯一结论是:在这里,几乎无法不去寻找自我——也许在某个地方就会撞见自己的倒影。

上海始终是一座有目标、有抱负、有设计的城市。其目标之多,恰似它的多面性,每一面既是映照,又揭开了它自己的另一个版本。

(陈贞安 译)

十日谈

外国作家看上海
责编:吴南瑶

美存在于差异之中,疗愈源于好奇,而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相连。

我二十多年前的看法,我将其抄录在初刊《文艺争鸣》2020年第12期、后收入我的《小说史学面面观》(三联书店,2021)的《想像中国与现代性的多副面孔——关于(被压抑的现代性)及其他》中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。

2006年秋季学期,北大试验邀请国外学者前来大试讲集中讲学,说好须是系列演讲,且进入正式课程。于是,有了王德威当年的10—11月间再次的北大行——六个演讲加两次座

2017;北京:三联书店,2019),王德威将此话题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走出单纯的小说研究,兼及诗歌、音乐、电影、书法等,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及命运,展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才华。

2017年10月,我们又邀请到王德威作为第五届“胡适人文讲座”主讲嘉宾,其系列演讲的总题是“现代中国文论论议”,摆明是向一百年前胡适的《文学改良论议》致敬。从“小说中国”到“抒情传统”,再到文学史写作、中国文论重建,王德威一路走来,步步莲花。

我相信,凭借丰厚学养及过人的勤奋,王德威定能完成此宏大计划,故翘首以待。

单就北大这个小小舞台而言,自1998年初次登台表演,不算出席会议或单个演讲,起码有三次系列讲演,都值得格外表彰——2006年秋季学期课程,2017年第五届“胡适人文讲座”,加上这次“大学堂”顶尖学者讲座计划。差不多就是十年一次,眼看王德威学问境界不断提升,我们的学生也在迅速成长,我很高兴见证这一“双赢”的过程——请注意,我理解的“双赢”是两方面都获益,而不是一方赢了两

